

吳
晗
輯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中
華
書
局

光海君十年戊午（明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七月起
仁祖五年丁卯（明天啓七年，一六二七）止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八

中華書局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四十九

光海君日記三

戊午七月戊子，備邊司啓曰：「臣等愚意，昌城以上，密邇賊窟，且只隔一帶水，江之北邊，便是胡地，故胡騎一至，更無遮障。清城以下，乃是寬、長奠相對之處。江北越邊，唐人居住如簇，防禦之緊，比水上稍歇，故每以水上防備爲先，水下爲次者，蓋此意也。賊發於咫尺之間，則隣近鎮堡或不及相救，況遠在內地，而可及相救乎？金景瑞之不爲進兵，其意所在，實未可曉。昌城以上，似當急急添兵，義州亦依聖教留重兵以備緩急，亦當。」傳曰：「依啓。天朝若無征勦之舉，則義州防守不至緊急矣。今則不然，萬一遼廣塞路，則鴨江不可不嚴守，安知此賊又由鴨江橫潰衝突乎？有備無患，不害於事理，義州擇將官領重兵，各別堅守，似無所妨。李慶全入往時，以此意並告於經略，使知之可矣，至於景瑞不欲輕易添防之意，與予見相符，雖入添防之兵，俾無行謀透漏之患事，下諭于平安兵使處。」庚寅，稟畫使李慶全拜辭。回咨楊經略曰：「朝鮮國王爲興師討逆事。本年六月十九日准欽差經略遼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咨前事『照得蠢夷逆天犯上，六師九伐，四海一心，本部院恭承特遣，經略軍事，所奉勅書內開有鼓舞朝鮮之旨云云，廷咨于衆，內斷于心，一朝

可決矣』等因。准此，竊查先該本年閏四月十二日，准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咨爲夷情事，又准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檄，就便遵依咨檄內事意，行令諸路將領，剋日精抄，團束部伍，輾合萬兵，聽候調用。仍具奏文順付進賀聖節陪臣刑曹參判尹暉前赴京師，轉奏天聰去後，今該前因，竊照得驕虜逞孽，敢讐大邦，惡稔吠日，罪盈射天，敵邦舉切憤惋，直欲投袂而赴難，朝滅而夕餐矣。欽惟皇上誕舉天討，懋簡師垣，授鉞元戎，賊膽已懾於金鼓，軍聲競振於風雷，運籌掌股之中，折衝樽俎之外，咨會小邦，勉以偕作，豈非貴部院不遺簪履之舊，特施旃幟之惠，教勤提耳，心切置腹者耶？小邦積弱之餘，力艱自衛，分義所激，志篤敵愾，報德除兇，在此一舉。當悉敵賦，輶合萬數，旬月糧糗，亦使不匱，庶從王師之後，得效屏翰之誠。誠念天戈所指，窮寇必逃，橫突之患，當在弊鄙，遏截無策，罔知攸濟。近據邊臣所報，胡書語極兇悖，各胡傳說，亦涉恐喝，已遣專价，具奏天朝，並報貴部院以便裁處，想已經覽。況據伊賊造船波濤上流等說，尤係叵測，小邦邊患，實屬危迫。又得釜山鎮臣塘報，近日馬島來市之倭，不循名額定規，動以千數出來，諉稱交易，撫賞不滿所欲，挺劍作亂，大發不遜之語，其爲情節，如是兇狡。小邦南北之虞，腹背相掣，彌切痛悶，只恃貴部院商量指揮而已。小邦既承貴部院咨會，今方預整兵馬，等候申命。第查舊例，先該成化二年內，小邦欽奉憲宗純皇帝降勅令夾擊建州衛李滿住，欽此，遣陪臣魚有沼等領兵攻勦。又於成化十五年欽奉皇勅，委遣

陪臣尹弼商等，領兵往勦建夷。在前天朝調發小邦軍兵，必有降勅之例，今亦祇俟勅諭，然後有所進退，更賜明示，不勝幸甚。當職抑慮此賊或侵小邦疆域，深入義州一帶，則天朝寬奠迤南，以至鎮江等地，俱係賊虜窺覘，不無意外搶亂之患。要令一枝天兵來鎮前項等處，以截侵軼之路，則其於兵家控制方略，恐或便益。妄恃弘量，兼陳淺見。所有選過兵丁名數、將領偏裨姓名、水陸要衝、圖畫近會地理形勢等項，着令各該官司逐一開寫，擬候急到，劃卽追報，以便貴部入奏。至若軍門回咨，亦依貴部院分付李壻之意，塗改以呈，深謝不敏。如蒙貴部院委發火牌傳送差官，允爲便益。今將遵照來咨事意，先具咨覆。專咨陪臣弘文館校理李壻前赴部下，聽候指教。」

「朝鮮國王爲興師討逆事。本年六月十九日准欽差經略遼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咨前事，除將遵照來咨事意，已經咨復外，所有選過兵丁名數、將領偏裨姓名、水陸要衝、圖畫近會地理形勢等項，逐一開坐於後。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計開：都元帥議政府左參贊姜弘立職武、中軍官原任節度使李繼先職武、總領大將副元帥平安道節度使金景瑞職武、中軍官虞候安汝訥職武、分領偏裨防禦使文希聖職武、左助防將金應河職武、右助防將李一元職武。把守要衝江界、上土、滿浦、高山里、渭源、理山、阿耳、碧潼、昌洲、昌城、朔州、義州。選過兵丁砲手三千五百名，內平安道一千名，全羅道一千名，忠清道一千名，黃海道五百名；射手三千五百名，內平安道一千五百名，全羅道五百名，忠清道五百名，黃海道一千名；射手三千名，內平安道一千名，全羅道一千名，忠清道五百

百名，黃海道五百名。以上通共兵一萬名。圖畫近酋地理形勢，另具一紙畫圖貼說。右咨都御史楊。」壬辰，義州府尹李善復狀啓：「本月二十五日，探聽譯官全悌祐等馳報：『本月十七日自廣寧回到遼東，聞則新布政閔明泰十六日上任，新巡按陳王廷晦間當到遼陽，而前撫院李維翰廢爲庶人。前副總鄒儲賢今爲清河堡遊擊，引賊於撫順近處，斬得十頭』云。」啓下備邊司。癸巳，備邊司啓曰：「昨觀金景瑞狀啓，差官所言，則正、二月五路征剿時，自波豬江進兵云。若天兵與我國兵協同入討則可也，若使獨當則決難遵之意，下諭李慶全，使之周旋。冬至之行亦爲直陳似當，下教矣。于承恩前則『貴國不必渡遼，遮截沿江要害』，今則曰『正月間合勦時，由波豬江冰路，獨當一面』云。一人之言，前後不同，若出於二人之口。不過接待之間，不能得其歡心，爲此恐動之說。而本道之不謹接待，坐失時機之責，則固所難免。其言雖如此，而伏見經略之咨，只調我國兵一萬，與遼鎮精銳一同前攻云。則彼經略老於兵間，豈不知我兵之不可以敵多哉？其意只是借我國之聲援，其實欲以天朝重兵，由我國入剿之計耳。設有獨當之議，不出於咨文，而只發于差官之口，必須明知經略之意，然後冬至之行似當直奏。依上教急急下諭於李慶全，密密探得於衙門下人，果有此事，則極力周旋，期于得請。而其聽從與否，先差通事一人，星火馳啓，以憑直奏宜當。且點兵差官早晚必當出來，本道軍兵器械急急整頓。黃延之兵則以調在信地教演之意，據實答之。仍以此意，並爲知會於黃延監兵使，亦爲整齊以待差官接應，無如前日踈脫，致生愾怒。此意行會於平安監兵使亦當。敢

啓。」傳曰：「依啓。經略若果如是，則極陳我國事勢，使天兵一萬由我國江邊進勦，而以我國軍兵協力征勦事，極力周旋，期於順成之意，李慶全處各別下諭。以我國軍兵陣於沿江一帶，作爲聲援事，周旋於經略。而如不肯從，則以天兵協力進勦之意，反覆善圖事，詳細下諭。」己亥，傳曰：「冬至使尹義立、趙有道差送。」庚子，欽差分守遼海東寧兵備道兼管屯田山東布政司右參政閻明泰爲奴賊逆狀盡露，小邦隄防益急，懇乞聖明特垂睿算，以圖萬全事：「准朝鮮國王咨云云。奴酋陰懷疑懼，陽作驕矜，故飾狂辭，誇詡貴國，何哉？此其機易見，其技易窮，不待知者而後知。奴以其全力制麗人則有餘，而制全遼則不足。麗人以其全力抗奴酋則不足，而併力全遼以共制奴酋則有餘。乃聞變蒼黃，若恐庭闈之被警，疾呼奔告，儼同赤子之無依，一片畏天愛國之誠，溢於言表，兩家同讐共憤之意，激於毫端，所謂世守忠貞，永資屏翰，有由然矣。目今奴酋迫於難容之勢，恣爲橫噬之謀，或所必至。而貴國惕於未雨之防，亟爲包桑之計，尤所宜周。沿江一帶，磨鍊以需。如奴倒囊而西，則卷甲以扣其肩；如奴奔逸而北，則張羅以組其頸。遼人角之，麗人掎之，與共蹈之，奴酋授首，豈顧問哉。故沿江駐札，以爲聲援，則有洪武四年計在。隨機設防，以備敗走，則有成化三年計在。此兩計惟在貴國君臣相機力行，以仰答曩時聖天子字小之仁，以無忝貴國從來事大之義，伸玄菟奕業，與九鼎輿圖共不朽也。至於寬奠設防，已如蚤計，別有秘畫，容易嗣聞，擬合回覆。須至咨者。」欽差征虜將軍鎮守遼東地方兼備統兵官右都督李爲倭情事：「准朝鮮國咨，具由前

來，內稱日本源秀忠自殄滅秀賴之後，國平民樂，海晏河清，欲與本國申明信義，復修舊好，請將前情具奏，轉達天朝等因，備咨到鎮。夫兩國同盟，是息兵安民美事，但恐倭情叵測，尤當斟酌慎重，以備不虞，以保萬全。倘一差誤，墮彼計中，噬臍何及耶？蓋夷人之性大類犬羊，負義忘恩，無所顧忌。近如建州夷人奴兒哈赤，數十年來受我天朝豢養之恩，許開市通貢，養成富強。及羽翼甫成，遂生心背叛，襲破我城堡，戕害我將士，此乃王法所必誅，天討所不赦者也。今已有明旨，選精兵百萬，勇將千員，分路並進，務擒元惡，梟首藁街，獻之九廟，滅此而後朝食也。切照本國世與此酋爲鄰，時常被其侵掠，乃肘腋之患，腹心之疾也。理合同心舉兵，助順討逆。況本國昔遭倭亂，天朝發兵五六萬，費帑金八百萬，歷寒暑三四年，頓令本國三畿底定，八道澄清。此興滅繼絕，雪恥除兇之恩，千百世所不能忘者。近當王師伐罪之時，本國豈可坐視乎？請照咨內事理，徵選精兵三四萬，名將十數員，駐把鴨綠江口，待七八月興兵之時，約會同進，勦此大慙。因爲本國除害，擬合咨覆。須此至咨者。」啓下備邊司。壬寅，楊經略差官于承恩更待咨文出來，接伴官蔡承先邇於宣川，將欲直到王京。稟畫使李慶全相值于定州，用銀二百兩，阻回義州。蓋是時王深恐唐差深入，使前後使臣必爲之攔阻故也。經略咨：「爲興師討逆事。案查先爲奴酋犯順，奉天征勦，移咨貴國，挑選精兵一萬，在王之境上，臨時拒勦。至今尚未咨復。本部院再三籌畫，此項兵馬俟興師之日與遼鎮兵馬會合進征，奴酋勢必不支，應向沿江北遁。有如罪人不得，雖空其巢穴，猶爲他日之患。莫

若今貴國再選精銳數千渡江，西至高山里、滿浦二處，約離昌州二百里許，相機埋伏，一面差人潛踪遠哨，邇賊逃竄，我兵突擊，必然擒斬，此兵家多算之勝者也。今宜仍令總兵官金應瑞於江西一帶，踏看某處可以屯兵設伏，某處可以進戰截殺，凡有逆酋竄逸徑路，逐一備查的確，繪圖開送，以便計議攻取。入秋及冬，水潦無虞，師期非遠，合行咨催。爲此合咨貴國，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除前項預選兵馬一萬外，再選精兵五六千或三四千，渡江設伏，相機邀擊。其有未盡事宜應商確者，作速咨覆施行。」啓下備邊司。乙巳，傳曰：「以我國疲弱潰散軍兵，決不可依經略所言，加調五六千入送於胡地，以爲埋伏之計也。近來倭情叵測，極爲可慮，抄出一萬五六千名，則雖無奴酋侵犯之患，其能自守乎？子意如不得已，則以已調萬名，除出數千與天兵五六千名合力，遮截埋伏，或可擒橫潰之賊也。此係國家存亡成敗，十分詳議定奪，回咨亦速磨鍊，卽爲發送，俾無差官久留之弊事，言與備邊司。」戊申，備邊司啓曰：「遼廣路梗，則必由水路可以朝天，依李偉卿所啓之辭，急急整理船隻以待事傳教矣。遼廣一路，雖或有奴酋聲息，尙無阻梗之事，而朝天使臣所乘船隻，遽先磨鍊，則人心不固，將欲潰散之際，不無因茲尤爲驚動之弊。且念天朝若還南京，則勢必橫截西海而去。預爲措置，似或不妨。皇上尙在燕都，而方興大兵，列營遼塞，奴賊雖強，安敢作梗於天朝之路乎？此公事姑勿定奪，以待事變而處之無妨。」稟畫使李慶全馳啓曰：「臣本月十八日辰時，在義州府逢見郭天豪行次先來譯官李士龍，聽聞其說，則陳奏之行，已致經略噴怒一至於此，至有不發一

兵之語。而猶且一向以周旋爲急，輾轉之際，節節挑觸，則臣行到彼之日，事機之難，罔有紀極。受命一出，京國杳然，雖有愚衷淺計，末由往復稟定。只待將領開錄人情銀子，急速下送之後，卽馳渡江矣。」啓下備邊司。己酉，奏陳使朴鼎告狀啓：「本月初十日夕，經略招表廷老、張禮忠、朴仁厚及朴仁祥、宋業男進於階上，經略出立楹外曰：『俺詳見咨文，雖曰馳報賊情，而大意尙在於不肯調兵。朝廷若見此奏，多有不好事。一則擾亂兵機，致懈軍情。二則沿路驛遞搬運器械，軍兵絡繹，陪臣以無益之事，往來不便。三則奏聞之中，都是混話，一達朝廷，議論蜂起，科參必重，且鴻臚寺亦不接收奏達。加以前日訛言流入京師，此奏一上，在此諸臣亦不得不一時參奏，非徒無益，反甚有害。俺之不爲入送此奏者，實保護你國家之意也。』仍出遼東都司處憲票親執而示之，大概使遼東都司還送臣等之行，仍將此意轉咨本國者也。又出隨身皇勅以手披展指示『聯絡北關，鼓舞朝鮮』八字曰：『北關助兵一萬，宰賽助以駱駝戰馬，西虜則願出助兵而俺猶不受也。勅書內有此鼓舞朝鮮四字，而鼓而不動，舞而不起，奈何？朝廷若見此奏，則併參俺不得鼓舞之罪也。』又出本國咨文，親執讀至勅下該部商量事情等語曰：『此非不肯助兵之意乎？若不肯，則當明白言之，何其含糊如是耶？助兵與不助兵間，明白回咨可也。陪臣明日可自此回去』云云。辭色俱厲。廷老等答曰：『卽今兵柄專在老爺，此奏雖上，商量處分亦在老爺。願老爺特令陪臣進京，毋使國書棄於中道。』經略曰：『你等勿爲胡說，俺自處置，你等可卽回去。』廷老更稟曰：『虜書所說，極其兇悖，小邦理

宜具奏，陪臣決不可中道而還。』經略輒怒罵曰：『陪臣雖在不回，非俺所知也。且有訛言，你國南結倭奴，北連奴酋云。俺爲你國解說，而今者又爲此奏，則必有以此執言者，今我所爲於你國甚好甚好』云云。十一日早朝，臣等詣經略衙門，入行見官禮，經略曰：『陪臣有何說？』臣令表廷老等答曰：『昨日通官等以老爺之言傳說於卑職，實是老爺曲護小邦之意也。第奴酋逆天之後，致書小邦邊上，語極兇悻，不得不奏達皇上。陪臣齋擊國書而來，決不可中道而還，願老爺商量此間事情，容令卑職得達京裏，投進寡君奏疏。』經略曰：『俺昨日詳細說與通官，天朝與你國不同，一言已出，不可更改。陪臣更勿出此語。此奏到京裏，則必有不好事，俺非薄於你國而然，爲你國十分周旋者也。且邊將報稱「奴酋部中有朝鮮營三千兵」云。故中朝以此不無疑惑之端，陪臣知之乎？』臣等因告曰：『昨老爺分付通官時，語及訛言一節，卑職聞來，不勝痛愕，將欲暴白。今承分付，此亦小邦曾所未聞者，不勝驚駭之至。』經略揮手止之曰：『訛言已知虛妄，不須提起。朝鮮營三千兵云者，不過以零硝被虜之人作一隊兵，有如天朝被虜人分隊作兵者也。陪臣不須恠訝。』臣等更以不可中止之意，縷縷陳稟，則曰：『一言一出，決不可更改』云。如是者再三。又曰：『你國以虜情緊急爲奏，則至今不爲調兵可乎？』臣等答曰：『小邦兵力孤弱，已令諸路將領分調七千兵，豈有至今不爲調兵之理乎？』經略曰：『然則臨時調聚一處可也。但兵務精強整擻，一萬選兵分防各處，待俺臨時指揮。』廷老等答曰：『小邦之兵與天朝不同，兵農混籍，雖調七千之數，決不得精壯，以平安之兵何能備

萬，則此老爺之所嘗洞燭，而小邦之非所隱諱者也。』經略微哂曰：『你國之兵雖不能滿萬，宜聲言萬數矣。』仍取通報一冊，自以朱筆點出示臣等，乃劉綆所上一本也。其朱點處則曰：『皇上使經略楊鎬聯絡北關，鼓舞朝鮮，一以示羈縻，一以爲聲援，而堂堂天朝兵力，豈可恃此』云云。瞥眼所見，未詳首末，而大略如此。臣等欲覓得謄書，而其後經略秘而不出。經略仍曰『凡千征虜之事，俺實獨當，便宜行事。你國凡有所言，明白咨報，不須含糊。你國則反以天兵隨急隨救，何至過恟。陪臣不敢中止之語，俺豈不諒，今日事勢，大有所未妥，故不得入送。俺意已決，切勿更言。俺見咨文及陪臣呈文，你國事情既已知矣。寬奠、鎮江等處添兵聲援一欸，俺早已區處，勿以爲慮可也。俺於今夕發送回咨，陪臣可卽回去，備傳俺爲你國保護之意也。』臣等仍曰：『老爺一言，天下所共聞，今此回咨，係小邦輕重存亡。』經略曰：『曉得。』臣等辭退，晚牌出給回咨。臣等十二日早朝親詣衙門，以許令前進事又爲呈文，則旗鼓官曰『老爺之意已定，今又呈文，則必激老爺之怒。開門前吾當從容呈進』云。少頃出來，言：『老爺見呈文答曰：「俺意已具于咨文中，更無所答。呈意則知道。」』云云。開門後入於庭內，令表廷老等告曰：『小邦情事老爺曲察保護，不勝感激。前項小邦之事，專告老爺恩德。』經略答曰：『不須多說。』臣等退來時，經略又謂廷老、禮忠等曰『議論多則成功少，此語說與陪臣，則陪臣必知之』云。大概兩日相見時，辭色溫和，問答丁寧，雖不明言，顯有微意。前後譯官處所言之事，皆欲使譯官知其意而已，不欲形諸文字。與臣等問答之際，平安道

賊路要害處分防已調之兵一欵，已爲快許，又令只調平安道軍兵。且曰雖不滿萬，聲言一萬云，其意可知。至於回咨中亦云某處團練，某處設伏，此是許令分防之意。而未端聽調進剿之語，與問答時臨時聽候等語，蓋是當此軍兵徵發之際，不欲使曲循咨請，撓改軍令之舉，播諸聽聞，以防軍機之意也。經略出示皇勅中鼓舞之語，自言鼓之不動，舞之不起，科官必併參我，此處諸臣亦不得不參奏等語，極其峻絕，不欲入送此奏之意也。已爲牢定，百般周旋，萬無可回之路，經略之意必以爲調用與否，在於我手，自當便宜區處。而此奏入京，則惹起許多參論，到此之後，雖欲爲該國善處，不可得矣，故如是堅執矣。設使臣等得達京裏，經略以兵部官專主征奴一事，近來密報，與兵部日夜相通，兵部覆題之時，經略必以直奏爲怒，使之反覆。設使臣等周旋於兵部，使之覆題，經略將一邊參奏，使調用我兵之權，必出於其手，此則經略反覆言說之際，已發而無隱者也。今若一向違忤其意，則已許之事，不無反爲生梗之患。臣等妄料，經略既令已調之兵分防要害時，無調聚軍前之意。及此時急送謝貼，更致款意，仍以平安已調之兵，依分付分守滿浦、高山里以下沿邊諸鎮，把截防守之意，回咨於經略，則經略以朝鮮境上把守之軍，自家鼓舞指揮中事，而實則只以我國應守之軍，不離信地，預防奴賊而已。揆諸應變，恐爲便當，日後餘地，亦將有辭。敢以目前所見僭越陳達。臣等奉命朝京，被經略阻回，既不得前進，又不敢遽還，欲留此處以待朝廷分付，而經略招遼東伴送官出給憲票，使之趁速帶回。伴送催促甚急，勢難留待。將向遼東，遼東都司亦以憲票催促出送，則又

不得留在遼東，不得已出往我境。祇候下諭。臣等奉使無狀，未達君命，蹙蹙遑遑，罔知所爲，不勝惶恐待罪之至。」啓下備邊司。經略楊爲興師討逆事：「照得奴酋犯順，奉旨征勦。兩經略移咨朝鮮國王整擄軍馬一萬，在彼境上預爲設備聽調，臨時一面選精兵數千過江，至高山里、滿〔浦〕二處，相機埋伏，以防賊遁。蓋非特滅奴酋，實爲安朝鮮也。該國今尙未咨覆，止據陪臣游辭開報，南海防倭，西北備虜，難調各鎮原操之軍，簽撥內地編案之卒，不曰建賊見蹙，隙突可虞，則曰我國力分勢弱爲慮，皆是陰語，全無決詞。不惟不見勤王之義，且亦不見謀國之忠。豈遽忘昔年從雲南、川陝幾萬里之外徵兵轉餉三四年以援東國之急乎？且遼蕪一帶，徵兵馬，運糧草，搬器械，日夜如織，驛遞不堪，即經過節使多皆淹滯難行。又該國頃已前後回咨奏入京，皆已具陳夷事，今奏內情形無加于前，更毫無整兵助順之詞，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本部院經略軍務，奉有專勅便宜行事，更有鼓舞朝鮮，今該國委靡如此，將該國陪臣吏曹參判朴鼎吉等阻回外，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移文朝鮮國王，查照前咨作速選將整兵，仍聽候合兵進勦奴酋，以收蕩平。至於寬奠、鳳凰城等處，自有大兵聲援，豈待該國遠慮。凡有陪臣過江留住任在彼，先將所齎本章或咨文，差人呈送本院查閱，定奪施行，仍將發送文移抄錄查考，毋得違誤未便。」庚戌，備邊司啓曰：「伏見朴鼎吉、郭天豪等狀啓，經略之意，以征胡一事，都在於自家身上，我國兵馬進退操縱，當任己意。故前後移咨，或抑或揚，或脅或獎，而要其旨意，蓋欲誘掖彌縫，與之同事，上不負鼓舞朝鮮之勅，而又使我國不

欲生事於天朝。既許留防於境上，又令聲言於萬數，則我國之當初所望亦不過於是矣。第以我國咨內，多陳單弱之形，少無作振之氣，而至以商量等語直奏朝廷，有若越訴圖免者然，故示以不平之色，而多有未安底說話也。臣等昨日講留李慶全於義州者，非欲不爲入送也。今因經略咨文，乃朴鼎吉等狀啓，合有更爲商量下諭于李慶全之事，故及其未越江之前，而使之暫且留待矣。今承聖教，極爲允當。李慶全入住相接之際，以一依經略分付，整擻軍兵，留屯境上，聽候調用之意，明白快說，以示鼓舞樂從之色，而叩謝經略保護我國之恩，因陳小邦事勢，請大人終始曲全云云，則庶幾經略之動聽矣。請急遣宣傳官下諭于李慶全爲當，敢啓。」辛亥，稟畫使李慶全書狀大概：「臣等義州等候，自奏陳使阻回之後，事機甚難，又未知聖節使所賣奏文，何以處置。尹暉亦有計慮，則必不爲如是生事；萬一生事，則更無所及。本月二十日因郭天豪狀啓草，得見經略憲牌，掛示遼東，辭語已極峻絕。自此我國之人，往來接足，實爲無路。掛票遼東，使不得任意出入，非但近古所無，今此遼廣諸將，羣議皆極崢嶸。經略不忘我國舊情，於我國前後商誨，不爲不盡，而節節挑觸，致有如此之患。臣之前行，一刻爲急，及到遼東，既不得順過，則勢將留其處以待都司先稟經略可否進退。臣於一二日內渡江馳進矣。」啓下備邊司。壬子，備邊司啓曰：「伏見郭天豪贍送經略憲牌辭語，比前嚴峻。至於末節，凡有陪臣過江留住在他，差人先送所賣文書查閱定奪施行一款，尤極驚駭。方欲講求解釋之策，及見稟畫使李慶全狀啓，則其掛票遼東，使不得任意前進云，此二百年來所無之事

也，其與閉關絕使者幾希矣。經略體面嚴重，既發憲牌，則遼東都司等各衙門萬無周旋入送之路。所當竭誠懇籲於經略，以回其心耳。此事雖至於移咨論辯，不容但已。姑令李慶全依上教極力周旋解釋於經略衙門，俾得如前出入，宜當。人情銀子則聞迴還譯官等所言衙門嚴正，不得用一星銀子，雖不給送無妨。急遣宣傳官下諭于李慶全，而慶全之行如已越江，則別差小事追及于遼東事，請義州府尹李善復處並爲下諭宜當。敢啓。」乙卯，遼東巡按御史陳王庭已爲到關，山東都司周義發向長、寬奠，守備劉文煥方留鎮江，義州府尹啓聞。傳曰：「凡事一失其機，則必無可成之理也。今此徵兵事，當初卽爲奏聞，則順成無疑矣。經略來到廣寧後，始欲奏請，豈有可成之理也。予意必以爲蹉跌有悔矣，今果然也。朴鼎吉既被經略之怒，則尹暉之行所實文書，不可不稟告經略。而了不提起發端，經先馳過，此事必有後尾，經略之怒蓋深。予意急急下諭于李慶全，使之陳諭曰：『當初老爺未出來前，以兩條稟處之意具奏天朝，而朴鼎吉實胡書告急而先行，到衙門聽教回歸，而尹暉則已爲實奏入往云。老爺分付之意，因道遙遠，未及通諭停止，雖退送譯官，其能及止與否，無路得知，極爲悶慮。願老爺曲察此意善處』云云，似可也。且冬至之行，具由前後事情詳細陳奏，似不可已，以經略楊鎬催入軍兵，故准調萬兵，使某某將領領率入送江邊，以聽候經略分付進退之意爲奏辭，則尹暉之行雖或蹉跌，此奏入往，則庶有解釋之望矣。各別詳細議處事，言于備邊司。」丙辰，傳曰：「今見李士慶狀啓，山海關主事所問之事，極爲駭憤。是必有兇人搆陷我國於禽獸之域

也。雖干戈搶攘之時，不可不急急陳奏，痛辨此誣，況當今日，寧容一刻，蒙被此言，而不爲之昭雪乎？咨奏文書急急磨鍊啓下別使臣速爲發送事，令備邊司議處。」

戊午八月辛酉，義州府尹馳啓：「老賊侵犯清河大敗還而走辭緣，河遊擊稟文上送。」

義州府尹馳啓老賊陷清河堡城。陳奏使尹暉馳啓：「奴酋本月二十一日圍清河城。四更攻城，二十二日未時城陷。遊擊中軍及添兵遊擊俱被害，軍兵及居民五萬餘人或被虜或被殺。遼東總兵及都司率兵登城防備，遼廣騷擾，五六十里人烟不通。楊經理二十五日自廣寧馳向遼東云。」稟畫使李慶全馳啓：「奴兵攻清河，留住賀總兵以一千五百人邀擊於鵝虎關，斬首甚多，奪馬三百匹，捷報來到，遼廣人心稍定云。」甲子，稟畫使李慶全馳啓，經略出來遼東。丙寅，平安監司義州府尹馳啓，奴賊從清河地方還爲出境。丁卯，政院啓曰：「伏見南兵使□楫狀啓，則奴酋大發軍兵，八月二十日間直向遼東廣寧，仍向皇都之說，極爲兇悖。狡虜之言，雖不可盡信，經略前今日內急急傳報，使無緩不及事之患，請令備司議處。」從之。辛未，遣禮曹參議朴思齊以管押使朝京獻馬七百匹。丙子，遣戶曹參判尹義立、工曹參判陸大欽以冬至使朝京師。

戊午九月丙申，備邊司啓曰：「比見經略咨文，則師期不遠，兩面策應之事，極爲緊急。請平安、黃延監司速爲差出，數日內發送宜當。」傳曰：「依啓。」戊戌，聖節使狀啓：「兵部覆題，將我國兵馬慎守沿江要地，以防奴寇奮突，另賜勅諭特賜焰炮，以示皇上撫小之意事，